

聖嘆選批古文卷十一目錄

唐文

韓愈

送石處士序	一
送溫處士序	二
送楊少尹序	三
送孟東野序	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五
送何堅序	六
送董邵南序	七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八
送廖道士序	九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一〇

圻者王承福傳	一一
新修滕王閣記	一二
祭十二郎文	一三
祭田橫墓文	一六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一六

聖嘆選批古文 卷十一 目錄

聖嘆選批古文卷十一

海巫亞公校訂

送石處士序

韓愈

一篇純用傳體爲序序之變也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因此一問下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一居法冬一裘一葛二句法食句朝夕句飯一孟蔬一盤三句法人與之錢則辭則辭句請與出遊句未嘗以事免與人句法四勸之仕句不應句坐一室句左右圖書句與之語道理三字辯古今事當否六字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九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八字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十九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九字句句法五語默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再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傳從事口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備寫處士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竟入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畫冠帶出見客畫拜受書禮於門內畫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繇告行於常所來往畫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畫酒三行且起又畫又叙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第一祝並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歸遂以爲先生壽。

第二祝獨壽處士

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倭人而外敬正

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第三祝規大夫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

圖。

第四祝規先生

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

又加倍爲一答祝。隨手變出無窮。

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

能相與以有成也。

忽作一結有氣力

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溫處士序

韓愈

前憑空以冀北馬空起。中憑空攪出無數人。嗟怨後又憑空結以自己嗟怨。俱是憑空文字。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憑空忽掉奇語

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

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

接手便釋。○已上以

喻爲起不獨爲送溫起并送石亦連及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

文妙

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連其南涯曰溫生。

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

石連

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

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政之幕下。

出溫中自見所以下以連石之故

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

生姿各句法

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

生姿句法

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

生姿句法

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

於其廬。

生姿句法

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妙文

○文固已畢却必下一段始足

夫南面而

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陪一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陪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正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其文始足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本致頌反更生怨絕妙文情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結前一長段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結後一短段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韓愈

送楊少尹却野空忽請出二疏又偷筆先寫自己病不能送便生出無數波瀾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輛。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叙二疏事畢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五字補寫楊君在官時事必不可少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叙楊君事亦畢已下發論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豈異也。隨手先作一總余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借病不能出生出不知二字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疋。三幾字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三否字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變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借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疏事外無出一楊事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疏事外又添出一楊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前不知楊侯去時此云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其筆勢如疾風之左趨右趲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隨手再作一總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不是黑人

是反觀下文楊侯始冠舉於其鄉鹿鳴而來也賁今之歸主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游也畫七十老人却畫作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又添出二疏未有事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之與其在斯人與不盡

送孟東野序韓愈

拉雜散漫不作起不作落不作主不作賓只用一鳴字跳躍到底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以逐鱗逐爪觀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突然發筆似爲一篇頭又不爲一篇頭直是恣意蕩漾不顧世人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草木水之無聲風蕩之鳴水其躍

也或激之共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水段獨加三句恣心恣手之文哉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人之於言也亦然突然

人又不收到人下又放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言樂也者

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突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樂維天之於時

也亦然突然說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鳳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其必有

不得其平者乎天四時其於人也亦然突然又放到人始真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文辭提已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咎陶變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詔以鳴變

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五千伊尹鳴殷伊尹周公鳴周周公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略周之衰孔子

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孔子之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莊周楚

徒六

七

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臧孫辰孟軻荀卿九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

韓非。春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楊朱十人秦之興。李斯。鳴之。李斯漢之時。司馬遷。相。

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二司馬楊雄十二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

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魏晉十三

唐之有天下。唐提已下始說唐人陳子昂。一蘇源明。二元結。三李白。四杜甫。五李觀。六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

郊。東野。孟東野一篇之主七〇妙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

籍。其尤也。杏獨八張籍九又添二人於後縱橫汗漫柳矣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儼其身。

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只此一東野段正文

之役於江南也。有若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前只數語寫盤谷。後只一歌咏盤谷。至於李之歸此谷。只用李自己兩段說話。自言欲爲第一段人不得。故甘爲第二段人。便見歸盤谷者。乃是世上第一豪華無比人。非朽爛不堪人也。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下筆先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字一或

日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二或友人李愿居之。只六字題盡了已下全憑愿之言代行文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

者我知之矣。

先總提大丈夫下分二段

夫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

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極寫世上有此一大丈夫夫結以不

可幸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此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

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

極寫世上又有此一輩大丈夫夫結以我則行之

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

不能爲前一輩大丈夫又不肯爲後一輩大丈夫者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歷之言畢卽是代行文畢自只作歌歌盤谷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竊而深廊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

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起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

送何堅序

韓愈

只是心頭深愛堅欲其歸不以不得願爲惜憤而加意親近賢師友却並不作前輩板摺腐語只輕輕點筆寫於堅有如許恩誼

胡得無言。因而擡出道州湖南兩前輩。其文態便在牆角疎花一枝二枝却正三枝四枝却斜。到後亦是意足便休。止如不曾動筆也。

何於韓同姓爲近。只是輕輕點筆若細恩之真乃從何說起堅於進士舉於吾爲同業。輕輕筆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博士爲同道。輕輕點筆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輕輕點筆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

如此行文紙上何曾有一點墨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此即所謂不可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仍是輕輕之筆堅爲民。

又賢也。輕輕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

之令。有一點墨吾聞鳥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

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送何堅通篇却讚陽楊二公者欲其歸從之游而受其學也故以見鳳聞鳳鳴作結有意無意使其自悟

送董邵南序韓愈

送董邵南往燕趙却反托董邵南諭燕趙歸朝廷命意既自沉痛用筆又極頓折看他只是百數十餘字即作幾反幾覆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橫將燕趙先斷一句下更董生。忽接寫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

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吾知其妙○正寫送董生通却是作者心頭意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極寫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極寫燕趙此將上文再作然吾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

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惡知其妙○反寫送董生此下特諭燕趙吾因子有所感矣。忽轉○上一正一反俱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

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奢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字字花字字火
字字淚字字血

送浮屠文暢師序

愈韓

昌黎一生開浮屠。此又欲爲浮屠作文字。最是不便措筆。看他一起得力。下便更不犯手。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

振筆爽然
實一句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

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振筆爽然
主一句

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進之則吾取以爲法焉。

昌黎作送浮屠
文得此兩言最

占便

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

先寫
文暢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

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

先寫文
暢求序

惜其無以聖人。

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

責吾
徒

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

而來請也？

原文
暢

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原再

文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

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再責吾徒責一通原一通再原一通再責一通將
解裝所得累百餘篇盡推倒了然後自出議論

民之初生。固若。

禽獸。夷狄然。一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二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

乎禮樂刑政。三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四堯是以傳之舜。舜是以傳之禹。禹是以。

傳之湯。湯是以傳之文武。文武是以傳之周公孔子。五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

六堂堂正正之言孰
得而更干犯之耶

今浮屠。

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問得辣喝得倒說聖人盡詳說夫鳥俛而啄。仰者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

且不脫焉。又推感聖人弱之功先喻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

上說聖人之大者此說其小者欲未入門人易知耳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怨其知而不爲者惑也。勵其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後防其

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收累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自收○看他余既重柳諒。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廖道士序

愈韓

胸中愛廖。只是怪其爲道士。又恐爲道士者不止一廖。要因廖而通指之。看他却不直說。却忽此劈插一衡山最靈。又劈插一柳

州最靈。如是。必有非常奇人如廖者。只怕都爲道士。真是可惜。○不意其一篇文字。擄來只成得一句。此是通身氣力寫得。不

止爭指力腕力之興臂力也。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劈插而起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一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將

上二句併作一句衡之南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

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又劈插而起○一句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又將

句忽轉換一句衡山之神。既靈。看其大氣力承而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承後頓住之一句○又頓住

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筆行至此如江

河之浩汗如雷霆之急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自起至此只擄成一句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耶。上文如此實氣力寫來却又如此脫卸而去真非尋常筆墨舊徑也廖師。郝民。細而學於衡山。細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只此一句正文。魁奇一句迷溺一句。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上文如此實氣力曲折寫來纔得一句正文。於其別申以問之力結大奇大奇却又如此脫卸去真無一句筆墨舊徑也。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愈韓

文作三段一段叙與侯喜素知一段叙侯喜來述一段叙答侯喜皆是短短輕輕之筆

喜其人爲文甚古。一寫喜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二寫喜家貧親老無援於朝。三寫喜在舉場十餘年竟

無知遇。四寫喜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一自寫與之還往歲月已多。二自寫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三自寫名卑

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四自寫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五自寫適遇其人自有家事

連遭坎坷又廢一年。六自寫六寫喜四自寫及春來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折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

激揚而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曲一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二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三比者

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四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五曲〇叙喜言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

盧公天下之賢刺死也。曲一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二今子鬱爲選首其三言死不恨固宜也。四古

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曲五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曲六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

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曲七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曲八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

可勝數。九曲或曰接膝而不知相。或異世者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十曲
言甚曲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又感知己之難遇。一大閣下之德。二而
折妙絕憐侯生之心。三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再結謹狀。

圻王者承福傳

韓愈

逐段發出人主世間無數至理却又無叫罵嬉笑之態細細玩其句法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抑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揚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勸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鐙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第一段寫其自叙
人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
品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已上彼此各致其能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
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鐙以嬉。已上小大夫鐙易能可力焉。又
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
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已上難易自擇其宜嘻。吾操鐙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
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

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貪焉忘其事而得天殃者耶。應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應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應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應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應不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已上開見久悟其理。○便將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找此一筆。又妙第二段寫其議論。○議論是第一等名理。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句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句吾能薄而功小。句。不有之可也。句又吾所謂勞力者。句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句則心又勞也。句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第三段寫其守才。○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折曲然吾有讓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折曲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曲折三十。六字成句。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以自結。妙妙。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只是承命作記。看其憑空先撰出三段。不得見滕王閣。便見今日作記真大快活。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先叙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次叙見其文辭。繫官於朝。願莫之遂。一不得見。滕王閣。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二不得見。滕王閣。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

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添色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

願焉折多態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

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

脩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

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三不得見滕王閣○祖覽之若只爲自己行文章法却不知其已將王公政蹟無不悉書文章虛實主之妙

乃不可以一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修請

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曲折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

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辭令蘊藉之甚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

治之則已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叙修閣事又詳又省妙妙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

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前三不得見寫來正獨爲此段愉快也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

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再添一筆餘勇可賈在他人更無此

祭十二郎文韓愈

情辭痛惻何必又說須要看其通篇凡作無數文法忽然爛波宵渺忽然山徑盤紆論情事只是一直說話却偏有如多文法者

由其平日憂憂乎難汨汨乎來實自有其素也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啣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序嗚呼。吾少孤。從自說起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兄嫂即十二郎父母公於耶。雖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始入十二郎俱幼。只二從嫂叔任猶兄弟。其情說盡在此。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叔侄猶兄弟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蚤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只是直話。却其精鍊。兩世一身。形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畫盡零汝。丁孤苦。時尤小。當不復記憶。此又略分。上說俱幼。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雖略分又不甚分。妙妙。吾年十九。始來京城。與耶。其後四年而歸視汝。會與耶。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別與耶。遇汝從嫂喪來葬。會與耶。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別與耶。汝來省吾。會與耶。止一歲。請歸取其孥。別與耶。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復會與耶。不果來。是年。吾佐成徐州。別與耶。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復會與耶。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長會與耶。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別與耶。永吾與汝俱年少。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寫出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寫出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今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反寫作波瀾。俱是至情。直話却又妙文。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正跌。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漢武李夫人歌。變作無限烟波。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純是烟波。筆無停姿。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